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四十四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施公案



第五十一回 贤臣遣小西下帖 天霸寻王栋出城

话说施公由德州城内拿住了飞腿乔三，就地正法。谁知乔三的兄弟逃跑至黄隆基的小舅子家里。看官，你道黄隆基的妻弟是谁？此人大有名头。他兄乃千岁宫中一员首领，兄弟现捐纳的州同，又借着哥哥势力，这就无端作恶，压迫良民，通官交吏，无所不为，心傲气雄。此人姓罗名叫似虎，人送个外号，叫作恶阎王。那日乔四给他送了个信去，哭诉其情。恶霸一听此信，只气得倒仰。有心和施不全作对，替姐夫、姐姐报仇，估量着施不全势力大，他乃奉旨钦差，犹如按院一般，走动官役围随，到处官兵拥护，势派不小，难以下手。欲待不管，恨之有余。无奈修书一封，差人上京，送到首领哥哥那里，给他姐夫报仇。他哥哥转求千岁，在圣上驾前奏言施不全过恶。不过是求其归罪于施公，方消此恨，待遇机会，好报此仇。

且不言恶徒罗似虎。再说施大人自从离了德州，转牌早到景州，大小官员忙接钦差，排开执事、兵丁、衙役，接至城外。文武跪在两旁，各执手本，自报花名。顶马施安传话，叫他们起去到公馆内。众官闻听，平身站起，两旁分排，让钦差、执事、顶马、轿子过去，这才一齐上马，跟随钦差，前护后拥，进了景州城。顷刻来到公馆滴水檐前落轿。钦差下轿进内，净面、更衣、吃茶不表。且说众官不敢入内，将手本投递。长随接过，入内去不多时，出来高声说道：“大人吩咐，





众官免见，明日在州衙伺候办事。”众官答应，各自散去。

且说施公在大厅用饭已毕，闲坐吃茶。郭起凤、王殿臣、施安等在厅外伺候。内中惟有黄天霸、关小西他二人在厢房，用饭已完，也是闲坐吃茶。为何他二人不在厅外伺候呢？有个缘故：关小西是自己投来，自愿效力，并非银钱买的奴仆，二来又有几次功劳；黄天霸乃是施公亲自请来帮助的。这一人京，贤臣保举，引见圣上，还不定封他二人什么官职，故此以壮士称之。闲言不叙，且说忠良在厅内叫声：“施安。”长随答应，掀帘进内，在一旁垂手侍立。施公说：“你去把黄壮士、关壮士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内司答应，出厅不多时，把二人带进来。他二人在下面才要行礼，施公把手一摆，二人平身，一旁侍立。贤臣叫声：“二位壮士，本院叫你们不为别事，因本院当年有个同窗契友，此人乃中堂王希王老爷的族侄，名叫王年，现为陕西的学院，原是此郡人氏，他的父母俱在本乡居住。我今有一拜帖，关壮士可去一投。黄壮士暂与本院叙话，免我在此发闷。”关太说：“小的愿去。讨老爷示下，不知此人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施公说：“去岁王太老爷差人下书到京，书信上写着在此郡王家屯居住，再者门前有旗杆、挂进士匾的就是他家。”关太回答：“小的知道。”施公忙将书字递与好汉，小西接过，出厅而去。

黄天霸在一旁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想起一件事来。”施公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天霸说：“小的先同王家兄弟在一处居住，听见他说过有个亲娘舅，乃是此处一家财主，此人有名的，叫丁太保。我想王栋不辞而去，或是住他舅舅家去了。小的意思，要想找他问问他不辞而去、临阵脱逃的缘故。看他怎么见我？不知老爷准与不准。”施公这次待黄天霸不比在江都县之时，乃是聘请出来，怎么好意思不令他前去？再说，此处州城之



内，馆驿之中，许多兵丁衙役伺候，也无用他之处。至迟不过明日就来，后日就可进身，大约不致误事。二来也是合该有祸——施公不教他二人离开，焉有这场险祸？——且说施公闻听天霸要去找王栋，老爷沉了一下说：“壮士既是要去，见着王栋，也倒不必浮躁。虽然走了于七，也非他一人之错。他如愿意跟官呢，你只管同他回来见我，施某这一进京，自然不肯难为他。如不愿回来呢，也就罢了。千万壮士早回来。”天霸回言：“晓得。”言罢转身出去不表。

且说施公打发天霸去后，天色已到黄昏。馆夫秉上灯烛，老爷独坐观书，施安一旁侍立。天交初更，施公惦记明日到衙内查看各案招稿，众官有无病弊亏空，好进京交旨。忠良心内一烦，合上书本，吩咐施安打铺安歇。内司答应说：“回老爷，早已铺设妥当了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去吩咐他们小心火烛，门户要紧。”施安转身出去，告诉了馆夫，把门闭好，自己在外间屋内安歇不表。施公熄烛上床，心中困倦，朦胧睡去。不多时，天交二鼓，心血来潮，似睡不睡。忽听门外有喝道之声，不知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五十二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

话说贤臣自小西、天霸去后，书房独坐，观了会子书，天色向晚，心中发烦。施公熄烛上床，似睡不睡。忽听喝道之声，鞭板、锁子连声响亮。施公在梦里心中纳闷：“何处官员，半夜来临？”想罢闪目往外观看，但见一对红灯，走进门来，后又进来两个人，打扮格外异样：左边的年纪约有七旬，两鬓如霜，脸上皱纹如鸡皮，额下胡须赛如白银，头戴万字巾一顶，身穿茧绸道袍，青缎衿领，腰系丝绦，红缎云鞋，素绦白袜，手执一根过头拐杖，笑容可掬；右边的穿戴乌纱圆领、羊脂玉带，足登粉底朝靴，手执牙笏，躬身侍立。他穿的四品补服，眉清目朗，白面长须，髯如黑墨。施公看罢，更觉纳闷，心中沉吟：不象我大清之人。右边的一定是有职分，左边的好似乡民。又听见外面吵闹，估量是衙役三班人等。心中正自不解，只见二人行礼，拖地一躬，口称：“星主，此事但求施展才能。”说罢，又见那老者用手往外一指，进来一个当差的人，左手提定一面锣，右手持锤，将锣连打三下。从外面又来了两物，扑进厅来。贤臣闪目留神，认的是两只绵羊，往里鱼贯而行，脖子上带锁，腿上带镣，少皮无毛，腿流鲜血，望着贤臣前爪跪下，咩咩不停叫唤，把头点了几点，如叩头之状。贤臣不解其意，才待要问老者，忽见那锣里头跳出来一物，细瞧是个耗子，一尺多长，灰色皮毛，跳在羊背上又抓又咬，急的那羊乱跳乱蹿。贤臣一见，心中大怒，站起身来，两手扎煞着轰



老鼠。又听门外一声响亮，蹿进一物来，又象骡子又象虎，径奔忠良而来。贤臣唬了一跳，栽倒在地。又听门外风吼声鸣，噗噗蹿进二野虫来。贤臣虽倒，心内明白，闪目留神，原是两只猛虎，黄白二色。贤臣估量着命难保守，哪知猛虎竟不扑人，翦尾摇头，竟扑怪兽而去。两只虎按着怪兽，又抓又咬，登时怪兽命绝。两只虎进内间屋中去。施公害怕，老者同那一位连忙伸手扶起贤臣，坐在正中。忠良说：“请问二位贵驾，这事情，愚下心内不明，望乞指示。”二人见问，躬着背说：“此事星主自详，吾二人也不知晓。天机不可泄漏。若要问咱姓名，有四名言词为证，请细查阅。”

词曰：

斜土焉能把金成，王子头白总是空。

十一轮回功行满，土也成金鱼化龙。

言罢，复又用手指着，口尊：“星主小心，两支猛虎又来了。”贤臣闻听，吃一大惊，猛然惊醒，乃是一场梦，唬的一身冷汗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吓坏了长随。施安从外面忙来相问。看官，此大厅原是五间，三间通连，两间内阁。贤臣在这内阁屋里睡，施安紧跟老爷，是得用之人，不敢远离，就在外间屋内安歇。他睡梦中听老爷哎哟了一声，连忙翻身爬起，披上衣裳，轻轻推开内室门，叫声：“老爷醒来。”老爷说：“我醒着呢。”施安忙将灯点上，口尊：“老爷方才怎么样了？”施公说：“方才梦中喊叫了一声。天不知交了几鼓？”施安说：“正交三鼓。”施公忙把表盒打开，看了看，果是子时三刻。说道：“施安，你将参汤熬些我吃，再把好茶倒一碗来。”内司答应，登时把炉中火添旺，一时俱办停妥。“老爷起来用罢。”施安忙问：“老爷方才作了什么梦？求老爷告诉小人。”施公便把梦中之事对施安细说了一遍。施安低头想了半天，口尊：“老爷，





若依小的详解此梦，也好也不好。梦见虎头骡尾的怪物，扑了老爷一个筋斗，定主不祥。幸有两只虎又咬死他，大略无碍。又有耗子咬羊，想来不过驳杂点儿。老爷虽然吓倒，幸亏又有那穿红袍的和那老者扶起来，此乃吉兆。依小人想来，那穿红袍的和那白胡子老头儿，必是喜神、贵神。那虎头骡尾的怪物，必是个四不象儿。老爷只管放心，此去进京面圣，包管大喜高升。怎么说，有喜神、贵神扶持自然好咧。”施公一声断喝说：“欠打的奴才，满口胡诌，不许多言。”内司被老爷瞥打了一顿，噤着嘴发呆。贤臣自思梦中之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好奇怪呀！”前已表过，贤臣不比平常之人，登时参透：“原来是城隍、土地前来警教，内中还隐着一段奇冤，等施某前来才得完结。罢了，罢了！我这一进衙去，查出情弊，合郡的官员，多有参罚。”忠良想罢，不觉东方大亮。施安服侍贤臣净面吃茶，用罢点心，更换衣服。贤臣吩咐：“预备轿马执事，伺候本院进州衙理事。”

轿马出了馆驿，不多时到景州州衙门首，一直进了正门，到滴水檐前下轿。内司把被褥铺在公座，贤臣坐下。众官参见行礼，贤臣摆手，众官平身。这才分班站定，个个偷眼瞧着大人，见他头戴一顶貂帽，帽带紧扣。那时头上无顶，看不出官居几品来。容貌：长脸，细白麻子，三绺微须，萝蓂花左眼，缺耳，凸背，小鸡胸，细瞧左膀不得劲。头里看他走道，还是踉脚，身量瘦小，坐在公位，不甚威风。身穿狼皮蟒袍，海龙外褂，青缎官靴，仙鹤补服，一串朝珠，硬红嵌花。众官看罢，却多暗笑，瞧不起是皇家二品大员。哪知身量虽小，志量甚大，是朝中一位干国能臣。众官正自暗中笑话，只听贤臣口呼：“众位，本院奉旨前往山东，一来为放赈，二来为访查赃官污吏。今到贵郡暂住馆驿，为的查明案件，好进京面圣。大



约众位无甚过犯，少不得要查看查看。钦限紧急，不敢久停，明日要进京交旨。”众官闻听，一齐答应说：“遵大人示谕。”言罢，众官吩咐书吏，预备各处案卷，送至大人案前。施公将案卷看了一遍，留神细查，不过是奸情盗案、窝娼聚赌、行凶肆掠，杖斩绞犯，军徒枷号，判断明白，并无存私之处。哪知州官与书吏暗定诡计，要哄施公。贤臣看罢，又查钱粮地亩，从头至尾，瞧了一遍，来到库内查验银子数目，分毫不差。施公连连点头赞说：“到底是列位贤契作官清正，本院进京面圣，一定保举升官。”众官闻听不敢怠慢。

忠良总惦记昨日作的恶梦，并未查出梦中之情，心中不悦，眼望众官开言说：“此郡可有一人姓罗，名叫如虎，又叫如鼠。贤契可曾知闻？”众官闻听，一个个眼望钦差，似聋似哑，都不作声。看官，景州众文武闻听钦差问了个罗如虎三字，为何失惊？内中有一个缘故。皆因此处虽无个罗如虎，现有个罗似虎，此人倚仗着哥哥现是皇宫千岁宫的首领，甚是得宠，家内广有金银，地亩房产甚多，似虎又借着兄长的势力，捐纳了个候选州同，自身并不务正业，爱交土豪、光棍、趋炎附势之辈、无端滋事之人。景州众文武有那等不知自爱的与那熏心货利的，都与他如兄如弟相称，来往走动，全不以清廉自励，反借他走通宫事，并不管声名好歹。再者，罗似虎现在州衙存着几件人命案件，因州官皆是贪赃的，竟不追究。故此州官一听钦差来到，分外担惊。方才一闻钦差问恶人的名字，不由打个冷战，腹内说：“施不全如何知道罗老叔的名字？虽然他问的是罗如虎，料着必定是问的罗似虎。我要说出去，不但罗老叔有祸，只怕我的考程已难保全。闻施不全难缠，日今现是奉旨钦差，好大的威风。不如自推不知，大约他钦限紧急，明日一定起身，也就无事。”想罢，哈着腰儿满脸陪笑，口尊：





“钦差老大人，卑职此郡城里关外，并无姓罗有名之人居住，若有，卑职不敢在大人台下隐瞒。”州官说罢，贤臣心下暗自沉吟说：“州官此言，大有情弊。他说城里关外，并无姓罗有名之人，须得如此这般，才得真情。”想罢叫道：“贤契，本院此问，也无关要紧，可巧景州并无姓罗之人。明日本院就要进京面圣，一定保举贤契升官。”言罢，吩咐搭轿。内司传出话去，登时外面齐备。大人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众官一齐躬身送大人上轿，登时来到馆驿下轿。贤臣进厅归座吃茶，茶毕用饱饭。复又献茶。老爷手擎茶杯，眼望施安说：“我今有个主意，必须如此这般办法，才得梦中之情。”要知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三回 主仆闲谈说梦景 贤臣改扮访民情

话说贤臣用饱饭，施安复又献茶，老爷手擎茶杯，望施安开言说道：“我今有一个主意，还得私访。”施安闻听老爷私访，连忙说：“老爷为何私访？”贤臣说：“你哪里知道，本院晚晌作的梦大有情弊在内。你想，本院梦见进来了两只羊，又是从锣里面跳出一个老鼠来，跳在羊身上又抓又咬，咬得那只羊鲜血淋淋，吡吡乱叫，跪在本院的跟前拱蹄儿点头。想来必有两个杨姓之人受罗姓的害。再者又梦见有个异兽扑了本院一个筋斗，这必是罗姓的恶人。想来不叫罗如虎，定叫罗似虎。咬死那怪的虎就解不开了。又有城隍、土地指教，专等本院明此不白之冤。施某若不访真以明应梦之故，一来有负神灵指教，二来损了我平素为民的英名，岂不枉受皇恩当此重任。方才本院到州衙当堂问州官，他说此处并无一个姓罗之人。我想其中必有情弊，不便下问，少不得亲身出去私访，访真再议。”长随说：“老爷，小的请问怎么就知是城隍、土地前来指教呢？”施公说：“我的儿，你听我分解：那梦中的老者，和那一位官长说，若问他们的姓名，临走留下四句偈言，本院记的明白。他说斜土旁边加一成字，岂不是城池的城字？王字头上加一白字，岂不是个皇字？十一凑起来，是个土字，土也并起来，是个地字。这明明是城隍、土地四字，何用详解。”施安说：“既是城隍、土地前来托梦，何用私访？一来钦限甚紧，二来黄、关二人并未回来，谁保老爷同去？万一有个舛错，那





时怎样？”施公说：“本院此去假扮，何用跟人？人多反为招摇。再者既秉忠心为国救民，焉怕是非。尔亦不必多言，快把此处人的衣服找几件来我用。”施安知道老爷古怪性情，只得答应，走去问馆夫借衣不表。

且说贤臣打发长随出去，自己找了一块白布，提笔写上几行字，两头用竹竿绷紧，卷起来，掖在腰中。施安借来衣服，老爷连忙打扮停当。幸喜此驿有个后门，无人把守，老爷先令施安瞧了瞧院内无人，这才一同出厅。至后院门首，老爷低声吩咐施安说：“我儿，本院出去私访恶人，或虚或实，天晚必回。若晚晌不回，就有了事咧！也不必叫众官知道，等黄天霸、关小西回来，叫他们去找本院。再者，我去之后，你传出去就说本院有病，众官一概免见。千万嘴稳要紧。”言罢，施安将门开放，老爷出门，吩咐仍将门闭好。

老爷出了馆驿，不知往哪里去。此时正是冬日光景，一片荒郊，树木凋零，草都黄败，朔风透骨，冷甚冰霜。忠良不由点头：只为除暴安良，受此辛苦，倘能拿住恶霸，救出良民，纵受此惊惧，也不负康熙老佛爷重用之恩。老爷想罢，强抖精神，不管南北，信步而行。登时出城，更觉凄凉。老爷出馆驿时候，天才挂午，此时已交未申。走了五六里地，浑身又冷，腿又酸疼。忽见眼前一座院落，梢门宽敞，门墙高大，两溜门房如瓦窑一般，住的仆人、佃户。那大院砖砌围墙，青灰抹缝，四角更楼，高耸碧空。往北抬头一望，盖的更觉威风。三间一明两暗，露着窗户，高台阶子十多层。大门外一对黑鞭子，挂在门首。两条春凳左右分排，因为天冷，无人，都在门房存身。贤臣看罢，暗说道：“这所宅子，不象民人富户，定是前程不小，不亚都中王侯公卿。不知住的是何等之人？施某倒要访他一访。”想罢举步而行，来至门前，往里观看。忽见



由门房出来一人，穿着一身布衣，长了个横头横脑的。他把老爷打量了打量，见老爷穿着翠蓝布棉袄，老青布棉褂，白布棉袜，山底的布鞋，头戴一顶宽沿儿老样毡帽。瞧模样，麻脸歪嘴，萝藤花左眼，缺耳，前有个小小的鸡胸，后有个凸背，左膀短，走路还带着踮脚儿。又见他手擎着一块白布，宽有一尺，长约二尺，两头竹竿绷紧，上面写着几行大字，几行小字。这人并不识字，一声断喝说：“那小子探头探脑的，瞧什么呢？”

贤臣暗恨在心，忍气吞声，假意陪笑说：“愚下乃行路之人，从此经过，颇晓得些风鉴相法。看贵宅大有风水，将来必出将相之才，故在此多看。”言罢，把身一躬说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回身就走。那人不管好歹，竟不容情，赶上去倒揪着领子，把老爷揪了个趔趄，几乎跌倒。口内说：“回来罢，大哥哪里溜啊？闹的是什么花串儿？你又会看风鉴相面，我们这里又有风水咧！看你这嘴巴骨子，分明是来闯亮，瞧着无人，你好进去，有得手的東西，你好偷着走。遇着人，你就说瞧风水呢！怪不得昨日院子里晒的一床被子丢了，是敢则你来瞧风水瞧了去咧！”贤臣闻听，急得大声嚷叫：“哎哟！委屈死人了。学生乃是斯文人，况且又是初到贵宅门前，如何昨日丢的被窝，便赖是我偷去呢？”正然吵嚷，从里面又走出几个人来。贤臣暗闪虎目，打量出来为首的这个人，但见他身穿皮袄、皮褂，青缎子吊面，羔儿皮披风，内衬着月白绦子小袄，足蹬落地白底缎靴，头戴貂帽，大红丝缨猩血一般，海龙领袖透着银边。长得轩昂架子，年纪足有五旬。惨白胡须，赤红脸面，浓眉大眼。贤臣看罢，疑是本主来到，哪知他乃管家，姓张名才，在本主跟前很是得脸，虽是恶人管家，不屈枉人心，离着五里三乡，大有名望，此是闲言不表。





单说那些恶奴，一见管家出来，俱皆垂手侍立。只见那人开言说道：“你揪的是什么人，因何吵嚷？”恶奴见问，连忙回话。口尊：“张大爷在上请听，方才我们在房，瞧见那人探头缩脑的在门外观望呢！我问他找谁？有什么事情？他说路过此处，因为瞧见宅院很有风水，必出将相。我说他信口胡言，分明是闯亮，偷盗东西。瞧见有人，要脱身逃走，故此我把他揪住。正要回明管家，请示请示，或是拷打，或送州衙，但听张大爷吩咐一句话，好把他锁捆起来。”管家张才听罢，面带怒色，气忿忿的瞧着钦差施大人。未知施公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四回 酒肆闻霸道名姓 路遇得恶徒真情

话说管家听了门外吵闹，出来问了问，恶奴即对管家如此如彼告诉了一遍。管家一听这个恶奴之言，把贤臣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不由的心中动怒。将眼一瞪，叫声：“七十儿，你这个囚囊的！特也生事。我瞧此人的打扮，不过是个穷秀才，或者是个教书的先生。现在他手拿着相面的幌子，定然是他懂些相法也是有的。方纵他果然进咱们的门里，拿去了什么东西，被你撞见，这个一定是不饶。他又未曾进咱们的门里，你又不曾碰见人家拿着咱的物件，连门槛尚未进来，你便狐疑，揪住人家怪叫惊喊，幸而四老爷没在家，往东村石八大爷家赴席去了，这要是在家里，你是知道他那个脾气的，听见门口吵闹，必问下来，不用说教你说了这一派一面词儿不大要紧，岂不令这位相面的朋友受了委屈。这是何苦来呢？人家远方来找碗饭吃，瞧着宅子有点风水，好意张望，你何苦欺压人家？你坐在家里，哪知出外的难呢？为你这个莽撞无故生事，我说过你多少次，你是再也不肯听，只等我几时有功夫，捆上你打顿棍，你才改呢？不知好歹的小畜生，从此我听见你搬弄是非，决不恕你！”骂得七十儿不敢言语，连忙把贤臣松开。

且说施公听见管事的这一些话，就知是个好人，连忙往里跟话。口尊：“长官爷真乃眼力高超，学生何曾不是个儒流秀士呢？因为上京科举未中，羞归故里，一气流落江湖，来到贵郡。因无事可作，自幼学的些相法堪舆，暂借此为生。因看贵





宅有风水，我才站住。哪知这位出来，不由分说，把我揪住，说我偷去被窝，岂不冤屈？幸亏尊驾圣明，才说出学生清白来了。”大管家闻听老爷这一片诳言，满口里说：“如何呢？我就猜得很是，再不错。不是教书先生，就是穷秀才。”言罢，叫声：“先生，你贵姓啊？”贤臣随口答应：“岂敢，学生贱姓任。”大管家叫声：“任先生，别理他，看我面上罢。礼当领教谈一谈，怎奈眼下我们老爷就回来，有些不便。”言罢，把手一拱说：“请罢，请罢，改日再会。”贤臣也盼不得离了此是非之地，也就拱手说：“多承看顾。”言罢，大人迈步前行。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暗说：“好个恶家丁，不亏了管家来善劝，施某一定吃亏。”细想奴才真可恶，他主必是恶棍，故此他才狗仗人势。平日一定傍虎吃食，助着他主为恶。细看房舍款式不小，纵有官职，也大越礼犯分。细想来，此家必欺压良善，倒要方近左右访个清楚，就是不晓此家主人名姓，访问明白好回州城，晓谕武职派兵捉拿恶棍。

贤臣想罢，不觉离村半里多地。忽见路旁有一茶馆带着卖酒。贤臣迈步进了茶酒馆。一来有些干渴，二来要访恶人的名姓。见里面放着一张桌子，两条板凳，有个人在那里坐着打盹儿。一见贤臣进去，连忙站起，把老爷打量一番，说：“客官爷，是吃茶呀吃酒呢？”贤臣坐下说：“倒碗茶我吃。”那人连忙拿了茶壶茶碗来，将茶泡上。贤臣斟上茶，手擎茶杯，眼望那人，叫声：“伙计，宝铺的生意可好？”那人说：“好啊，托客官爷的福。”贤臣说着话，答讪着，就问说：“掌柜的，宝铺东边儿那一所大房子庄院，是个什么人家居住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客官爷，你问那所大庄院怎么？”贤臣说：“方才我从那里经过，看见好一所房院，甚是齐整。我走得腿乏，到宝铺歇歇，故此问问，不过闲谈。”那人说：“哦，这就是了。我听客官爷



语音，必不是我们这里人，我告诉你料无妨碍。说起来，那所大宅院，村名叫作独虎营。要问庄主姓名，人人听见打个冷战：恶阎王罗似虎，人人都晓。又有银钱，又有势力，万恶滔天，倾害良民。他兄弟四个，大爷净身，现在千岁宫内当总管。康熙爷宠爱，封他是阿哥安达。他二爷三爷在京都西河沿做买卖，有两座金店，当掌柜的。唯有罗老叔在家享福，捐纳候选州同六品职衔。不守本分，胡作非为，爱交光棍，包揽官事，开设赌场，讹诈官吏，喜玩斗鸡鹌鹑。听说新近又入了穷家棍子头，越发的作恶了。霸占人家房地产地土，硬教人家给他纳税银。若要依，送到州衙，枷打了还得应允。更有一宗可恶之处：好色贪淫。家中妻妾已有十几个，还在外边霸占人家妻女。瞧见谁家妻女美貌，硬叫媒人提说。若要不应，就便讹诈说人家从前借过他几百银子。放帐滚利，利上又滚利，加二加三，还是小利钱呢。那家要是还不起，就折算人口。女子貌美，给他为妾；幼童美貌，他硬鸡奸；不美的，作为奴婢使用。无人敢吱声，不然就要房田。若说一句不允，立派恶奴锁拿到家，打死了无处伸冤。哪怕你告遍衙门，都不准情。许多恶处，一言难尽。不知害过多少人咧！私雕假印，讹诈州县。家中安炉，私铸铜钱，造作假银。若要出门，众恶奴前后围随一群，他比州官还有威风。民人见了，两旁躲避。新近听说出了一件事。他家使着的一个仆妇，有些姿色，硬行奸淫，后为本夫知觉，恐生不测，活活将本夫打死，大卸八块扔在河中。客官爷，你试想一下，恶棍如此行为，怎不令人可恨？”

施公听罢过卖之言，把脸气了个焦黄，咬的牙山响。那开酒铺一见这光景，口中说：“啧啧！我的客官爷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因尊驾再三盘问，我又瞧着你不是我们本处人，我才告诉你这底里深情，哪知你这么大气性呢？罢了，我的爷，你





喝碗茶，快些请罢！趁早儿别给我们惹祸。若教罗府人万一听见，我们可吃不住。不然，你老要气出痰火病来，那是玩的吗？”贤臣闻听，把气略煞了煞，假意带笑，叫声：“掌柜的，休要着急。我也不过听着令人可恨，与我什么相干呢？”过卖说：“这句话，尊驾言之有理。我见爷的脸色都变咧，故此我才着急。”贤臣说：“还有一件事不明。请问此人这等恶霸，难道官府都不知道吗？”过卖摇着手说：“休提此处的官员，谁敢惹他？与他都是朋友相交，兄弟相称。前任州官为接了告状的呈状，将他大管家传入衙门，尚无讯问一点儿，恶棍便差人上京，与他大哥送信去。几日功夫，京里的千岁官旨意来咧！把一个州官彻根子抹了回家抱孩子去咧。往后别的官府越发趋奉罗府的势力，故此凶徒更加作恶。”贤臣闻听，心中痛恨，少不得压着气，又开言叫声：“掌柜的，我请问罗宅的这些事，尊驾如何知的备细呢？”那人说：“这都是他们宅里的人，在我们这里闲坐着，当好话告诉我们的。因此我才对你说。”贤臣点了点头说：“伙计，你把酒烫上两壶，再剥两个鸡子我吃。”过卖答应，走去筛酒不表。

施公独坐，心中暗想：“可恨景州众官，枉吃皇上俸禄，属下有这等恶棍不能办理。施某盘问，又相隐瞒，不能首举。”昨夜因作奇怪之梦，这才假扮风鉴，暗访恶霸。哪知果应神人警教，真有万恶凶徒。回到馆驿，一并拿问。”贤臣正自腹内盘算，忽听酒铺门外乱哄哄的人声吵嚷，只见一群人都跑出铺门外站住，掌柜的也跑出去观瞧。贤臣只得也站起身形，走至铺门外，立在人群之内闪目观瞧。但见众多乡民两旁站立，都不敢作声。贤臣只当官府来到，细看又不象衙门式样。贤臣纳闷。又见过来了一匹马，马上一人，相貌凶恶，两手捧着一件东西，足有二尺多长，外面罩定黄缎子套，不知何物。随后又